

到过跽驻的是哪个钱王

沈潇潇

要不是参与奉化城市展览馆的文案审核工作，我一定还没发现这个讹误。

奉化剡源九曲自元代起名声鹊起，而其中的二曲跽驻历来以吴越王曾经驻跽此地而名。据传，在五代时，有一位名叫陈文雅的高士避乱隐居于此，吴越王钱氏听说陈文雅有才，便亲往拜访邀其出仕。陈后来官至殿中监（相当于朝廷内的总管），是钱王的得力高参和助手。

自元以来，诸多文人为此写下了诗文。如元诗人陈基的“二曲山头草木芳，钱王驻跽有余光。故家乔木今无恙，礼乐衣冠比郑乡”；陈子翠的“二曲萦回水合流，钱王祠下碧悠悠。乘闲试读高僧传，始信长门出颂头”；明代“吴中四杰”之一高启的“殿中初未仕，高节振衰谢。读书在兹丘，萧然竹间舍。王来有深言，留宿山水夜。淮云南阳翁，独枉将军驾”；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的“殿中良高节，钱王更谦光。荒祠虽蔓草，余韵尚苍茫”等等。

对曾莅临跽驻的这位钱王，我手头的相关书籍都指向钱镠（852—932）。如2005年有关方面组织多人编写的《奉邑文化集锦》载“相传五代十国时陈殿中隐居于此，吴越王钱镠闻其贤，亲临探望，邀他入仕”，2015年出版的《雪窦诗梦》载“五代吴越忠懿王钱镠曾驻跽此地，拜访隐士陈殿中监，故名”。2016年出版的《奉化村景诗词选》和次年出版的《奉化历代诗选》两书都沿袭了《雪窦诗梦》的说法。我在写作《乡关处处》一书时，又去查阅了1994年版的《奉化市志》，它的记载是：“二曲跽驻：相传为五代十国时陈殿中监隐居地，吴越王钱镠曾亲往探望，驻跽于此，故名跽驻。”由于地方志所的权威性，我也遵循此说，在书中写及跽驻时这样表达：“吴越王钱镠曾来此驻跽小住。”

直至在审核奉化城市展览馆文案时，我忽然想：吴越国钱王先后共有五位，到过跽驻的果真是钱镠吗？

我按一些书籍所记的“五代吴越忠懿王钱镠”先作简单查证，结果是：钱镠号武肃王，钱俶（929—988）号忠懿王。也就是说：来过跽驻的若是忠懿王，就不会是钱镠；若来过跽驻的是钱镠，就不会是忠懿王。跽驻古属剡源乡，于是我又找出清代三石（剡源第五曲）人赵需涛编纂的《剡源乡志》来查证。此志卷七“钱王祠”（即跽驻钱王庙）条目载：祠“祀吴越忠懿王”。同时，此志在卷十八、卷十九艺文中分别录有元代三石人陈沆（宋末元初奉化著名诗人陈著次子）和元末明初戴良的《剡源九曲图记》。在这两篇最早详述剡源九曲的同题文章中，前者记“旧传钱忠懿王尝莅其地，今亦庙食其所，跽驻之名自兹”，后者记“吴越忠懿王亲往顾之，故以是名也。”在有宁波百科全书之誉的清代徐兆弼《四明谈助》里，我又看到了“五代时，陈殿中隐于此，吴越忠懿王亲往顾之，故有是名”的文字。据此已可确认：来跽驻是忠懿王钱俶，而不是武肃王钱镠。

搞清楚传说中提到跽驻的是钱镠还是钱俶，这不是什么难题。但为什么有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多年来如此一致地把钱俶误作钱镠呢？就我而言，是轻信了1994年版《奉化市志》的记载而不再细究。《雪窦诗梦》《奉化村景诗词选》《奉化历代诗选》等书已把吴越王细化至忠懿王了，却没再进一步查证忠懿王是谁，反在“忠懿王”后画蛇添足补上“钱镠”，这最后临门一脚把球射偏大概也是出于此因吧。我把城市展览馆文案中的钱镠改成了钱俶，但在后来的征求意见过程中，有部门提出书面意见说文案错把钱镠写成钱俶了。由此可见多年的以讹传讹造成的影响不浅，我也因此觉得有写这篇短文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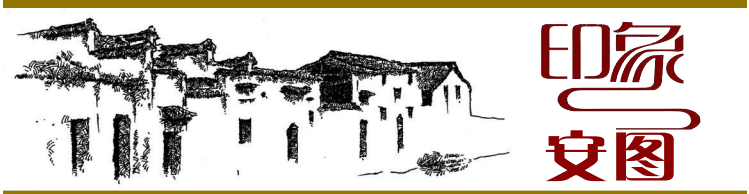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人以钱镠说为前提而“妙笔生花”，说吴越王钱镠曾任镇海军节度使，驻浙东一带，对王羲之隐居地六诏一带很感兴趣，特前来巡视，六诏村民因此在村中修钱王庙祭祀。

其实，六诏本无钱王庙，奉化最早的钱王庙就建在跽驻。如今的六诏钱王庙是由原祭祀王羲之的右军庙改建而来——《剡源乡志》载“今庙（指右军庙）在晚香岭，而六诏之庙已祀别神”。也就是说，王羲之庙改建为外王庙了。这种替换历史真实记忆的鹊巢鸠占，是因为在改建者心目中吴越王的地位远比会稽内史、右将军王羲之显赫，官本位意识在民间的源远流长和固若金汤可见一斑。其实，文章中所说的镇海军节度使，是唐朝在今浙江省北部、江苏省南部设立的一个官职，其治所最早驻开州（今南京），后驻苏州、润州（今镇江），到钱镠任此职时已驻杭州，根本没有钱镠驻浙东这回事。这位作者也许是把镇海军和现地名镇海产生了联想，以至异想天开编出钱镠任镇海军节度驻浙东时巡视六诏和六诏村民因此修庙祀之的胡话。

清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地理学家黄宗羲在《四明山志》中以有温度的文字记述剡源山水：“奉化之西六十里，有山夹溪而出，蓊然深茂……”但他对钱俶到过跽驻不无疑问：“忠懿即位之后，未尝东渡浙河，岂其出镇台州（钱俶在即位吴越王前出任过台州刺史）时耶？”本文无意探讨钱俶来奉化跽驻的路径是始于台州还是杭州，想说的只是：以后别再把到过跽驻的吴越忠懿王钱俶说成是他的爷爷钱镠了——虽然这以讹传讹并不至于像自晚清至民初个别本地文人所炮制的贺知章隐居江口说那样荒唐（我前有两文《贺知章与江口之我见》《“剡川一曲”在哪里》发于本报）。凡为以讹传讹，皆可以休矣！

诗三首

田启富



印象
安图

安图县矿泉水文化节后感

自古山灵可聚仙，双龙趾畔汇群贤^①。
有因圣水方缘起，无咎丰疆始纪年。
漫步诗廊思孔孟，闲听伽伽忆尧天。
怀情明月环城绕，送我温馨伴梦圆。
【注释】：安图县明月镇二龙山横贯期间，把明月镇左右分开，此山清秀蜿蜒，像两条巨龙蟠卧，故而得名。

农耕节相聚松花村

又是群贤欢聚日，逢将留影印苍穹。
风光虽与童年异，心境依旧旧岁同。
农者劳余增浪漫，耘坛作后弃虚功。
今寻承德松花里，春暖人间爱正红。

雪后老岭采风

晨曦薄雾笼银川，玉宇琼枝满大千。
驴友追风牵影友，天仙设宴醉人仙。
知临傲雪时能落，已近凌晨莫敢宣。
单反有情凭为证，闪光印记写宏篇。

诗旅奉化

连日阴雨，小屋后山溪暴涨。
马头墙的墙皮脱落了，一匹
隐藏在其中的马
似乎要破墙而出。

道路泥泞，隔断了山外的讯息。
湿漉漉的木椽里长出了木耳。
杏花黑色的枝条变得肿胀
四野寂静，隐约透出不安。

我在屋内给你写信。
写到连日阴雨，小屋后山溪
暴涨
手中的笔，整个冬天它像一
截枯枝
现在，因为雨水浸注而涨满了
绿色的血液。

诗外音：

有一年冬末，我把自己“隔离”在一个小山村里。

村庄很小，也很偏僻。除了我和当地所剩不多的几个年老村民，罕有外人光顾。

因为过于偏远，手机信号也不好，打电话时常中断。上网更难，很卡，只能一直看着那个圈一直转着。但这正合我意，出于某种不便说出的原因，我想让自己安静下来。想想一些一直想不明白的事。

这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自我隔离。除了一日三餐，和偶尔的读书散步，我什么也不做，也不上网，整日静坐。我借居在一幢老房子里，这幢房子是一幢老旧的江南民居。歪墙黑瓦，还有高高的马头墙。因为年代久远和雨水冲刷，墙皮脱落，墙体也鼓出了一个大包，似乎里面有一匹马正在不安地跺脚，喷着响鼻。

因为雨，我活动的半径并不大，

早春信札

高鹏程



主要是在村庄周边。多数时间我都待在屋子里。时至冬末，山野的风已经不是很冷。潮湿的空气中似乎夹杂着丝丝暖意。但也仅限于白天。转过午后，天很快就黑下来，气温也迅速降下来，这时候我就关了门窗，守在炉火旁，看着发红的火光发呆，偶尔写下几个可有可无的句子。

《早春札记》等一批诗大约就写在这个时期。那时我还在整理我的一部有关冬天的诗集，题目是我早就想好的——《冬天的秘密花纹》。写作这一批诗歌的时候，我整个人似乎沉浸在冬天里，以致忘记了时节是在流逝的。“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大约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

雨脚稍歇时，我会去屋前山后稍远的地方散散步。暮冬时节，一切似乎都还在寂静和沉睡中。但又有一些事物，已经开始在蛰伏中潜

行，蠢蠢欲动。房子前有一条黄泥小路，通往村口的大路和更远的山野。拐角处，有一片树木稀疏的的小树林。大多数树都上了年龄，木叶尽脱，在雨水的浸泡下，原本发黑的枝条显得很黑。有些断口的地方，居然长出了木耳，湿漉漉的，一攒一攒挂在那里，仿佛在聆听什么事物的到来。

现在可以稍稍说两句《早春札记》这首诗，原本的题目叫《山中札记》，后来觉得这个题目多数人已经用过，而且对我来说有些矫情，我还不算上居于山中，于是改为早春。整个诗题指向并不明确，它并没有标明这封信札是寄自山中，还是来自山外。写信的人是谁，为什么要写信，信的内容是什么？一切看起来都含糊其词，当然这也是我有意为之。

诗的正文里也并不想交代标题里带出的疑问。我只想营造一个适

合写信，或者适合读信的环境和氛围。于是，你们会看到，我写下了雨水、道路、杏花肿胀的枝条、带着耳朵聆听的木耳和一匹躁动不安的马。

最重要的，我写下了一支来自早春的笔，一棵柳树干枯的枝条，因为春天和雨水的到来而注满了绿色的血液。我想它肯定是来自我的身体，一个沉浸在冬天的人，因为感受到了某种遥远的春天的讯息而发生变化，这是季节或者自然来信和人间訊息的结合。我想一首诗到此，也就完成了。

顺便交代一句，促使我写下这首诗的直接原因，源自散步时看到的那几棵老树。有一根枝条显得异常肿胀，我以为是梅花，用了行色，才知道是杏花。“杏花，春雨，江南”，这三个词带出了我记忆中贮藏的有关春天的古老的诗意。原来，春天就要来了。

司机同志，请停一下

硬的街道上，可以清晰地听见我疾行的脚步声，显得孤独又沉闷。

面对每天不断攀升的确诊人数，人们的恐慌心理与日俱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这个恶魔早已挣脱出武汉、湖北，向全国各地肆无忌惮地蔓延。国家遭受的巨大灾难、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与疫情抗争的大无畏精神、医护人员们日夜争分夺秒防控疫情和抢救患者，这些都撼动着中华大地上的每个角落，牵动着每个国人的心灵。危难面前，最能考量人的精神境界与勇气担当，我的内心瞬间增添了一种强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明天即将出征志愿服务而信心满怀。

31日午饭后，我驾车来到东环线方桥路口，在一间临时工作用房里，迅速与上午早班的党员志愿者做好了交接，然后全副武装披挂好，站到路口上。跟我们一起执勤的有卫健、交通、公安等部门的同志，共八九个人，并非想象中的力量薄弱。大家分工协作，互相配合，一丝不苟地履行职责。

这里是奉化接轨宁波市区区的“桥头堡”，东环线是宁波连通奉化的第三条黄金通道，今年底，轻轨、高架通车后，车流量将更加惊人。这里还毗邻鄞州区，附近有栎社机场、机场高架、绕城高速朝阳出口等，东西南北、四通八达的道路，为外来者进入奉化提供了极大的交通便利，看来我们的卡点值勤任务着实不轻。果然，午后，乘着天气晴朗，车流逐渐增多，早上睡懒觉的人，现在出门了；上午出发的外地车主这会儿也抵达奉化了。东环线像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汇聚了诸多支流，车流从鄞奉江大桥上源源不断涌下来。

一辆辆车拦下来，一扇扇车窗降下来，一句句温暖贴心的礼貌用语迎上去：请问您从哪里来？最近仍有几家店铺亮着灯，那是几家吃食店在厮守生意。为了防控疫情，千家万户都“宅”在家里。清冷而僵

仪，一次次凑近车内人的额头，一个个数字跳出来，绝大多数人体温正常，也让我们放心。少数体温偏高的人，可能是车内空调温度太高，或者心里紧张引起，我们耐心地请他们走到车外，再量一次，马上恢复正常。外地来的人员一茬茬下车进屋登记，协警们不厌其烦地记录每人的信息情况；被登记人员也很自觉地配合登记。

每个人戴着普通的口罩，能时刻闻到汽车排出的尾气，整个下午，这种气味始终伴随着我们，我们也顾不上许多。

每辆车里，人们都紧锁着眉头，神情肃然。也许大家都在反思：我们要建立怎样的文明和道德秩序？我们该如何与地球上的动物和谐相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全民反思，我们希望能尽快找到解决疫情的科学办法，让灾难和悲剧从此不再重演。在国家非常时期，没有一个人能置身事外，每个人对健康安危的关注都维系在每天播报的疫情数字上，多么希望每天新确诊的人数能快点来到拐点，然后一天天减少，直至零增加。车外的我们与车内的他们互相理解、互相安慰、互相道谢，为了共同的目标——让疫情早日消失，让全国人民早日渡过难关，让春暖花开的日子早一天到来。

北面来的车流始终滚滚不绝，我们已经记不清拦下了多少辆车，测试了多少人的体温……临近晚饭时辰，车流又迎来一波晚高峰，大家早已忘记了重复工作带来的疲劳。为了守护奉化公共安全的大门，从今天起，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奉化的每一个交通卡点，驾车和坐车的人会看到奉化机关党员们——胸前佩戴闪亮的党徽，戴着白口罩，穿着红背心和小红帽，24小时轮流分批开展志愿服务的动人场景。

简易房里没有通电，烧开水得跑到一百多米远的高架工地房去，几位同志不嫌麻烦，一次次去马路对面烧。附近方桥的一家湘菜馆店主和员工们，还替卡点执勤的工作人员们送来免费盒饭。他们说，想为抗击疫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盒饭会一直送下去，直到卡点撤掉。这朴素简洁的话语中，蕴含着普通人的大爱与无私。

2月2日，是奉化机关党员在交通卡点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第三天，在甬临线鄞奉卡点、西坞高速出口、东环线方桥卡点，一批批党员志愿者无缝对接顶替，他们在寒风里、在黑夜里、在汽车的废气排放中……严守大门，防控疫情，像一面面鲜艳的党旗在车尘滚滚的路口迎风飘扬。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三味书店
sunway bookstore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